

品人记事

# “浪荡汉子”魂归“无愁河”

## ——缅怀艺术家黄永玉先生

李福根



**编者按** 6月14日，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之子黄黑蛮发布讣告，称其父黄永玉因病于2023年6月13日3时43分离世，并表示“依照父亲生前意愿，将不举行任何告别和追悼仪式”。

1998年，郑州晚报记者李福根曾采访过黄永玉；2013年，黄永玉在国家博物馆举办“黄永玉九十大展”，他又专程赴京观展。今刊发其撰写的《“浪荡汉子”魂归“无愁河”》，以对黄老这个“有趣的灵魂”表示深切缅怀。

北京“万荷堂”矗立着一尊铜像：秃头上支撑着两只夸张的招风耳，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一张大嘴咧得咧到耳根，身体赤裸，左手提着腰间的遮羞布，右手端着他那标志性的大烟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能叫他“老黄”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大家都亲切地称他“黄老”。

2013年7月，黄老用毛笔小楷亲自为《黄永玉九十画展》写了邀请函：“今年我九十岁了。八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在国家博物馆开个画展。大部分是近十年的作品，请你有空来看看。照老办法，开门就看。不剪彩，不演讲，不搞酒会，不搞研讨会。有一个月展期，时间长，哪个时候来都行。黄永玉敬约。”

程疯子多年前曾给黄老刻过一方大印：“八十岁刀枪不入”，而90岁“不知老之将至”，黄老少了一份戏谑，多了些许淡定。

### 大展记

当年，沈从文给黄永玉的家取名“罐斋”，言其之小。“罐斋”了数十年，憋屈了前半生的黄老后半生“好大”：《黄永玉九十画展》光5米以上的巨幅就有数十幅，最大的一幅《荷花卷》长2280厘米，高95厘米，拼的不只是技法层面，更延伸至体力精神；场面更大，中国国家博物馆四个大展厅，数百件作品，涵盖版画、工笔、水墨、彩墨、白描、油画、素描、雕塑、书法等各个门类，艺术这口大深井已被他彻底挖穿——合纵连横，为我所用。

黄老属鼠，“饥饿游戏”中练就超强生存能力和超级生存智慧；属鼠的比兔子更狡猾，“狡兔”才“三窟”，黄老北京有“万荷堂”，湘西有“玉氏山房”，香港有“半山居”，意大利利奥纳多·达芬奇故居旁还有栋大house。

黄老是“狮子座”，他不拉圈子，“只有豺狼才成群结队，狮子永远独来独往”。这是他的笃定。

那次的生日宴和大展前，因为《黄永玉全集》首发，黄老已经占据了各大报刊的文化头条。

别人身后才出的“全集”，出版社已经迫不及待地向黄老“提前总结”：推出8卷画集、5卷文集。

这次展览黄老有一幅89岁时画的《黑和白》，落款已是“黄永玉九十八岁于玉氏山房”。

这是冥冥中的期许，还是老刁民“逗你玩”？

### 人生路

黄老的原名并不叫黄永玉，而是叫黄永裕，为了写起来省事，把“裕”改成了“玉”。

黄老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当时正值政治动乱年代，几个月大时被父母带回湘西边城——凤凰。船在狭长的河道上缓缓行，行至山间，忽然风声四起，知道土匪又来抢孩子绑票，父母赶紧将船靠岸，将几个月大的黄永玉塞进一个大树洞，母亲则用锅灰抹抹脸，假扮船妇。不一会儿，土匪就包围了过来，问是否看见一对带孩子的父母。母亲害怕得直打哆嗦，说不成话，就用手指了指下游。土匪大呼小叫地向下游追去：“快追，那个小孩至少值三大洋！”母亲赶紧跑到树洞前，黄永玉正自顾自津津有味地啃着手馒头呢。

黄老从小命就硬，所以之后的各种风暴都没有吹垮他。

黄老属于那种把自己活成一部历史的人。不仅因为他身世传奇、艺踪诡异，更因为他洒脱的人生观、普世的价值观念和通达的世界观。

谈起对人生观的看法，黄老曾经引用表叔沈从文对自己的教导：一是摔倒了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二是充满着爱去对待一切；三是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 读书记

黄老仅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中教育，若用现代教育的标准来衡量，还是半文盲呢。但黄老艺术造诣之深、文学底蕴之厚，足可用“非常”和“相当”这样的词来形容了。

或问：缘何？答曰：读书。

在那动荡的年代，黄老之所以没有悲观消极地堕落下去，全赖于他喜欢读书。喜欢到何种程度？黄老有言：我在逃难期间，也不忘背上一捆书，日本鬼子在后面追，实在跑不动了，就忍痛割爱地一本本书扔掉。黄老说这些时脸上露出很惋惜的神情。

“与一个聪明的人谈话是幸运的，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一个聪明的人谈话，读一万本好书就是在和一万个聪明的人谈话，多划算呀！当然，与一万个聪明的人谈话过后，愚钝的自然也会聪明起来，划算！划算！”

黄老爱读些杂书，且读书时讲感觉：“我不喜欢读《红楼梦》，男男女女，吃吃喝喝的，离现实生活太远，没有感觉；而《儒林外史》《水浒传》却非常喜欢，因为它们和我的感觉对路。”读书读到高兴时，黄老还爱在书眉上

写些联想和看法。他说，读书先为求乐，其次才是求知。

### 品人录

黄老一生阅人无数，但有四个人与其神会深交：一是他的表叔沈从文，二是他的挚友金庸，三是他的故交钱锺书，四是他的知己黄苗子。

先说沈从文。在黄老眼中，表叔沈从文是一个“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的人。黄老在与表叔几十年的交往中，很少有机会与表叔谈到学习和改造。但使黄老意想不到的，是表叔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运用得相当实在、相当好。他更没想到把文物研究和哲学原理联系起来，结出丰硕成果的竟是表叔沈从文。这也正应了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我一生从不相信别的，只相信智慧。

次说金庸。前些年，香港一家电视台请黄老谈谈对金庸的看法，黄老是这样说的：金庸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不知这是黄老对挚友太了解了，还是跟查先生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再说钱锺书。1947年在上海，黄老曾与钱先生合办过一期《同路人》杂志，还一同挨了骂，且被骂得“狗血喷头”，说两个人“在文化上做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末路倒没来，后来反而一同住进了北京西郊三里河的资本主义复辟楼，黄老说这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钱先生也说：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最后说黄苗子。黄苗子比黄老大一岁。16岁的孩子可以哄抱5岁的孩子，33岁的黄苗子与22岁的黄永玉却成了终身知己。

### 一家子

聂绀弩曾写过一首《永玉家》诗，可算是对黄氏一家子的最佳写照。诗云：夫作插画妻著书，父刻木刻子构图。四岁女儿闲不住，画个黑猫妙矣呼。此是凤凰黄永玉，一家四口斗室居。画满纸墙书满架，书香气压人喘吁。

偶尔开门天一线，鸡鸭猫兔乱庭除。道是米家书画舫，多他两代女相如。君家不唯谁家乐，一体浑然盘走珠。2020年5月8日，黄永玉的妻子张梅溪在香港逝世，享年98岁。黄老工工整整、一字一顿、手书讣告：

尊敬的朋友：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于香港港怡医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

——黄永玉  
黄黑蛮 黄香  
黄黑妮 黄田  
2020年5月8日于北京

黄老在一幅画作上题款曰“小屋三间，坐也由此，睡也由此；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

这份深沉的爱，74年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百姓记事

## 绿萝正青春

王建庄

我是俗人，不习惯种开花花草草。早年在乡下缺吃少穿，大块的时间都随生产队上了工，不多的工余，除去吃饭睡觉就没有时间了，偷偷的，还想榨取几分钟几十分钟读点书。田间路旁秃秃的，连草芽都没有，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心思侍弄花草草，尽管我自认为是文学少年，却在严酷的现实中习惯了粗犷。

参加工作后又迫学历迫职称迫先进迫优秀，天天忙上课忙开会忙考试，偷偷挤时间写几段不入流的诗句和散文，还自责，认为是不务正业。

后来到大学工作，单位给办公室里配了绿植，无非是发财树富贵竹什么的，我不在意，也没有人打理，长几天就干枯了。同事办公室都生机勃勃，我也不能太“另类”，后来索性就摆上一盆君子兰。

那时，君子兰已经走下神坛，虽然不贵，但兰心蕙质，颇有骨气。

我依然是不擅长打理，但那盆君子兰开得端庄灿烂，我就拿相机拍了，很喜欢，当我的微信头像。

我住的房子虽不大，但视野开阔，风光充裕，我经常伏案一写就是一天，不下楼。

搬来的第二天，应景在花卉市场买了一盆绿萝，只是应景，就小盆装了，不大在意。过了一段时间，感觉我的这盆绿萝有点不同。看别家的都是一蓬匆匆，最多也就长到尺把高，我这个不一样，开始长秧搭蔓，根部虽然也长出了半米左右直径的萝头，但正中一枝居然昂扬伸展，到今天，六年间已经长成了30多米、身形婀娜飘逸俊秀的生命，在这喧嚣市井30楼的安静书屋里陪伴着我，默默地成长。

开始长长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剪了吧不忍心，任由生长又不知道如何安排，没有办法就把它引导到我的书架上，它就沿书架顶端往前生长。偶尔我离家外出几天，就在走前多给它浇点水，有时疏忽匆忙忽略了，回来的途中才想起，担心它恐怕要干枯了。谁知开门就看见它嫩黄的芽尖已经伸下来依附在书架中那一层我写的书中，早些的叶片有点灰灰的，但是枝干坚实，枝头年轻。

4年前的7月8日，我们准备驾车去西藏，临出发前我在给它浇满水的同时，把养育它的花盆放置在一个直径大一些的托盘内，将托盘也注入水。我的计划是，在未来长达半个月的日子里，它会从我的装备水和预备水中持续吸收营养。出发后行使到康定，我突然有些担心，一是不知道这些水能不能维持它的需要，二是担心这水太多了会不会使根部腐烂。一路行走在青藏高原之上，尽管有些不适的反应，我还是会时时想起家里的绿萝。一个原本不经意的植物，由于它的与众不同和我执着的相守，成了我的挂念。

惊喜的是，直到7月24日，我风尘仆仆打开家门，扑入眼帘的，是它葳蕤的风姿和更加伸展的枝蔓。

它很好养，从来不打扰我，我也没有刻意养它，只是随手把喝剩的茶水或自来水倒给它，时间不固定，多少也随意。没有施肥，也不修剪。但它不争也不闹，只是欣喜地由着自己生长，每长长一段，我就想法把枝蔓盘起来，安放在书房的墙壁上，绕着我卧室的门，伸过去搭在我的书架上。我总也看不到它长，但它就是在长，可能是在深夜我睡梦中它嘎嘎伸展，也可能是我不在家的時候它伸出枝叶，总之它在长。今天我数了数，盘起来的藤蔓已长了18圈了，按照一圈两米的长度，六年间，它长了38米。年华正茂。

偶尔一次，我看到有些叶片发黄枯萎，甚至脱落，居然揪心难受，推测它很可能身体不适。我没有养过绿植，但是早年种过庄稼，心下着急，就慌乱思考，正好当时我“阳”了，想着人发急了要退烧，就随手压碎了儿几片阿司匹林，和着水浇给它，没几天，就见它青春复还，重新朝气蓬勃起来。

六年间，它陪伴着我，见证我撰写了许多实用文章，参与了许多重大专项课题研究。许多在国内高端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在它的注视下思考并完成的。

岁月悠悠，欣喜的是，我的绿萝正青春。

## 连载

江娜侧转身看着罗广建，说：“罗镇长，大翠的事说完了，我的事你得说个囫圇吧。”

“刚才不是说了吗，容他们董事会研究研究。”罗广建举起酒杯，说：“来，咱俩碰一杯。”

气氛重又活跃了。刘三喜端起杯子：“江记者，俺敬你。”

江娜微微一笑：“敬我你喝。”

“这样行不？俺喝两杯你喝一杯。”

“不行，三杯。”

“三杯就三杯。”刘三喜把三杯酒倒进碗里，拿起碗一饮而尽。他抹抹嘴，说：“该你了。”

江娜并不食言，麻利地喝了一杯酒。

“再来?!”

“老规矩。”

丝的房内一觉醒来，已是近下午4点钟。罗广建已不知去向，洪丽丝电话说：镇长赶到另一个村开会去了。见江娜出门，镇里开吉普车的司机随即发动了引擎。

屠刚一手拿着装有1000元现金的信封，一手拎着装有几种洗涤用品的手提袋，谦和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欢迎你下次再来。”

“刘支书，屠厂长，我也喝多了。”

“不行，三杯。”

“三杯就三杯。”刘三喜把三杯酒倒进碗里，拿起碗一饮而尽。他抹抹嘴，说：“该你了。”

江娜并不食言，麻利地喝了一杯酒。

“再来?!”

“老规矩。”

气。”屠刚掩掩地看着天，继而说，“让她去营销部吧，怎么样？”大翠，黄厂长介绍你是高中毕业生，算是有些文化。营销部是厂里的重要部门，跟着洪部长好好学，好好干。认识洪部长吗？”

“去吧，现在去找她报到。”

“老屠，你啥时动身，俺送你。”

见大翠离去，黄家礼晃动着两条粗壮的胳膊，像是准备搬动百斤重的行李。

吃完早饭后，屠刚正往办公室走，见大翠上车，屠刚说：“时间还来得及，到办公室说话。”

坐进办公室的沙发里，黄家礼魁梧的身体压得那简易沙发“吱”的一声，他左右看看沙发扶手，解嘲地说：“这玩意儿肯定不经用，早晚非压塌不可。”

屠刚看了一眼黄家礼的壮胳膊，径直走到办公桌后面的靠背椅上坐下来，说：“我这次出差估计得七八天时间，过两天丽姐也要出差，有几件事你要干好了。管累了。库房里那60桶料我已经配好，一桶装1000瓶，洗涤剂、洗面乳、沐浴露严格按各自的生产线装瓶入箱，千万不能搞混了。咱们刚开始闯牌子，产品占领市场首先要质量过硬。目前销售量不

会大，主要是抓好工人的技术培训。厂里的流动资金太少了，我不同意谁都不能动。咱们的产品在农村看着稀罕，想要的人不少，一瓶两块多，不是家的人坚决不能给。”正说着，屠刚的BB机响了，他拿出来看了看，随手拨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陈经理吗？你好，你好。我一会儿就出发，明天到温州。对，好，明天见。”

温州，许多意欲从事商品生产的人向往之地。精明的温州人抓住了发展的大好机遇，仿佛一夜之间造出了琳琅满目的小商品，造就了五光十色的商品市场。在温州，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真是天大地大没有脑容量大，江宽海阔没有胆子活。

现在，屠刚正坐在陈经理塑料制品公司会客室的转椅里，看似漫不经心地品着工夫茶。茶台旁是一个陈列柜，摆放着云南普洱、安吉白茶、祁门红茶、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之类的各种茶中珍品。一般的客户是进不了这间会客室的，只有大客户的到来，才被请进门楣上挂着“心香斋”的茶室，茶室的主人对天南地北的“财主”们投其所好，把老献盏。

心香斋的摆设清新典雅，井然有序，如同商品经济社会的表层，看似平淡诱人，波澜不惊，实则如同烧开的水倒进装着茶叶的茶壶中，商海中的弄潮人恰似沸水中的茶叶，一番洗礼后方见本色。

屠刚算是陈经理的老客户了，以前在南方那家大洗涤用品厂供职时，便常来这里订购各种塑料瓶，每次应邀来心香斋品茶，脑袋里常常

“喝”出铜钱味。过去花出去的钱毕竟是人家的，现在不同了，钱是“三家五方”的。建设灵泉洗涤用品厂，黄家礼虽投资22万元，可大头是他投下的，光现款就拿出31万元，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技术股，表面占有百分之五十二的股份。实际上，那些股百分之十记在陈建功名下，百分之十算是洪丽丝的，他名下虽持股百分之三十二，再拿出百分之五给合伙人，个人所得又少了一截。河西湾村盖了一片厂房，作价达到26万元，刘三喜搬出账本左算一笔款，右算一堆钱，能走账的正规单据、发票就那十来张，一堆白条全当作记账依据，在屠刚看来，那虚头大了。从建厂到这儿，买设备、购原料、定包装、置办生活用品、开工资花了40多万元，剩下可支配的也就只有10万元钱了。

“屠部长，哎，看我这脑子，该称呼屠部长了。”陈经理起身往屠刚的杯里续满金黄色的茶汁，“这次要多少货，上一批的10万个瓶子该付款了吧？”

屠刚打开手提包，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支票放到茶台上，慢条斯理地说：“定量逐步增大，这次3种瓶子先各要20万个。”

“定金先交一半钱，剩余的货到付款，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屠刚突然放纵地大笑起来，“陈经理，咱俩打交道也有五六六年了吧，你说吧，我什么时候拖过你的款。”

“知道。”陈经理也“嘿嘿”笑起来，“你要的数额比较大，要占压一大笔资金，要不是手头紧张，不会跟你说这话。”

“这算大吗？”屠刚游动的目光不停地扫过陈经理的脸，盘算着如何把他的胃口吊起来，信口说：“你备足原料开足马力生产吧，一年说不要要用千儿八百万个瓶子呢。”

“这么多？恭喜发财！”陈经理的表情带着嘲笑，“货到付款，这回没得说了吧？”

“每种瓶子第一批各要5万个，付款方式下打，每个瓶子便宜五分钱，现在签合同吗？”

“这生意没得做了。”陈经理头摇得像拨浪鼓，眼睛却不停地瞄着屠刚。

屠刚把小动作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端起茶杯呷了口茶。说：“你再想想吧。一年多没来温州，变化挺大，我到街上去逛逛。”